



世界文学名著权威新译丛书

...but by the sound or caption of words in English, we are now called, may we call ourselves, and write, "Mrs. Carr, and so my confession always called me."

I had no older brother, one of which was born next, called to me, "English" (myself of 1815). ... I was nearly commended by the famous "C. L. ... and was killed in the battle ... I ... against the ... what because of my ... brother. I ... my ... father or mother ... did ... what was because of ..."

... On the first of September (1815), I went on board a "ship bound for ... never my young ... into ... a ... ship ... I ... began ... as ... and ... then ... The ... in ... my ... of the ... but the ... began to ... and the ... to ... in a ... frightful ... and ... I had never ... of ... before ... I was ... in ... with ... in ... and ... in my ... and ... I ... what ... I had ... and ... I was ... by the ... of ... my father ... and ... my ... all the ... of ... and my mother ... into my ... and my ... which ... not ... of ... which it has ... with the ... of ... and the ... of ... and my father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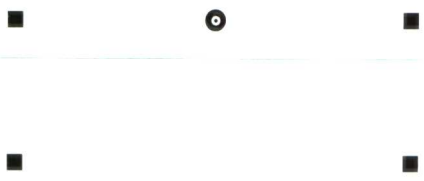


契诃夫/著 曾冲明/译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长征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权威新译丛书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契诃夫 / 著 曹冲 / 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藏书章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常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俄罗斯)契诃夫著;曾冲明译.—北京:长征出版社,2005

(世界文学名著权威新译丛书)

ISBN 7-80204-067-1

I.契... II.①契...②曾...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4744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润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8.5 印张

214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定价:16.00 元

ISBN 7-80204-067-1/I·265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本社特约部分著名的外语专家和翻译家,对世界文学名著进行认真的重译。考虑到他们退休赋闲、体弱多病等具体条件,我们与他们预先签订合同但不规定交稿期限。只要质量确实胜过原有译本,或相当原有译本但具有特色,即可采纳。欢迎更多的专家名流和我们约稿。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曾冲明译注并导读)是第一批推出的这类丛书之一。

俄罗斯作家契诃夫(1860~1904)是与法国作家莫泊桑(1850~1893)并驾齐驱的短篇小说大师,两人虽英年早逝,但都蜚声世界文坛。他的许多短篇堪称传世经典,常读常新。契诃夫作品的显著特色是:主题明确、情节简单;思想深刻,爱憎分明;言简意赅、幽默风趣。字里行间充满着作家对社会的关心、对各种丑恶现象的厌恶,对贫苦百姓的同情,体现作家的人格魅力。虽然作品反映的是一百多年前沙皇俄国的现实生活,但今日中国的读者仍然感到真切和喜欢。他的许多作品,既给人以艺术享受,又给人以思想教益。

契诃夫的许多作品在我国早就有名家翻译,近来又有一些新的译本。原长春外国语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曾冲明教授在退休以后,开始从事世界名著的翻译和重译工作。他教授俄语四十余年,是著名的俄语专家、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第一、二、三届理事,对准确理解俄语原著有独到之处。在实践中养成了自己的翻译方法和翻译风格;对文学翻译,他坚持“信”、“达”、“雅”三字标准,但把“信”(即忠实原文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具体做法是:在“信”的前提下和基础上求“达”(即译文通顺流畅)、求“雅”(即体现原文的风格),通过“微调”,力求三位一体。为了对读者负责,也对传世名著负责,对译文精雕细刻,一丝不苟,反复修改,精益求精。重病初愈,就开始坚持每天翻译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当然注意劳逸结合)；为提高翻译的进度和质量，古稀之年，还学会计算机打字。他十年如一日，靠滴水成河的精神，用细水长流的方法，现已完成了百万字的翻译工作。这种敬业精神和翻译作风难能可贵，值得称赞。我们将陆续予以出版。

本书属于国家教育部《中、小学语文课程新标准》指定为课外阅读书目；为帮助青少年阅读欣赏，他对译文做了必要的“译者注”，还为每篇作品认真地写了《译后随笔》。我们相信读者会因此更加喜欢这本名著名译。我们特郑重推出，作为《世界文学名著权威新译丛书》之一，以飨读者。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译 序

契诃夫(1860~1904)是俄罗斯、也是世界闻名的短篇小说大师。他英年早逝,享年仅四十四岁。但他写了大量作品,仅1883~1886年期间就发表了四百多篇短篇小说。

安东·帕夫罗维奇·契诃夫(名·父名·姓)出身社会底层。祖父是农奴,1861年,俄国开始改革农奴制,他才赎回自己和家人的人身自由。父亲从小就当学徒,后来当了小杂货店老板,1876年(契诃夫十六岁),小店破产,父亲又给别的商人当伙计。家境贫寒的契诃夫,诚如他自己所说,“童年时代我没有童年。”但他天赋聪颖,学习勤奋,成绩优秀。1879年他中学毕业,同年考进了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大学期间他文学兴趣不减,1880年就有作品发表。大学毕业后,他一边行医一边写作。不久他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888年10月他荣获“普希金奖”。他的声誉与时俱增,经久不衰。在世界文学史上与法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莫泊桑齐名媲美。他的许多名篇堪称传世经典。

这本《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共有二十二篇。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前六篇主要是讽刺小官吏们的奴才心态,从而间接地反映大官吏们的特权地位(《胜利者的凯旋》、《小吏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假面具》、《勋章》)。随后的两篇(《手术外科》和《“马”姓》)也可归于这一类,但同时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而《“马”姓》还是一篇俄语文化小品。再随后的两篇是揭露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法官”现象(《蓄意犯罪者》、《士官普里西别耶夫》,但后者实际上还在批评当时的特务密探行为);接下来的《娃娃格里沙》是揭示三岁儿童的心理和生理过程的科学小品;再后面的三篇专门反映老百姓的疾苦(《悲痛》、《万卡》、《渴望睡觉》)。接下来的三篇(《农民》、《套中人》、《醋栗》)是集中、系统、尖锐地反



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但《套中人》穿插有爱情故事。其余五篇则专门写爱情和婚姻（《一句玩笑》、《水性杨花千古恨》、《大夫约内奇》、《心肝宝贝儿》、《未婚妻》）；但《水性杨花千古恨》集中揭露不讲道德、不负责任的“浪漫”即“滥爱”的两性关系；而《未婚妻》主要写知识少女摆脱家庭牢笼、奔向自由的过程。契诃夫的爱情故事丝毫没有“性生活”的描写，明显含有道德教育的宗旨。

契诃夫生活和从事写作的四十四年，是沙皇俄国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只要举出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和1905年的俄国革命，就可见一斑。有趣的是：前者是在他出生后的第一年，后者是他去世后的第一年。沙皇俄国，外强中干，国家风雨飘摇，皇权摇摇欲坠；农奴制虽然废除，但农业落后，农村凋敝，农民贫困（《农民》）；资本主义工商业畸形发展，暴发户趾高气扬（《假面具》）；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下级害怕上级，如耗子害怕猫（《小吏之死》），阿谀奉承可升官，小人得志便猖狂（《胜利者的凯旋》）；贫富悬殊加剧，城乡差别拉大（《醋栗》）；民众贫困愚昧（《蓄意犯罪者》），人民水深火热（《悲痛》、《万尼卡》、《渴望睡觉》）；社会风气败坏（《水性杨花千古恨》），军警特务横行（《变色虫》、《士官普里西别耶夫》），社会治安失控，到处怕抢劫（《警惕过分》），谎言满天飞（《套中人》）。这种社会现实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或集中或分散地反映在契诃夫的小说里。他批评、讽刺现实，是为了呼唤人民和觉醒，但也是在呼吁当局和有识之士迷途知返，兴利除弊。在他生命的晚年，他的政治观点已经从主张“改良”发展为同情“革命”（见《醋栗》）。他不愧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大作家。

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仅仅通过一个情节或一个场面集中、深刻、生动地表达小说的主题。从中可见作家敏锐的观察力、高度的概括力、丰富的想象力、巧妙的表现力，以及精练、幽默的语言。这些能力来源于他深厚的生活经验、文艺修养、语言功底。当然，这还要归功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和人民性。契诃夫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的许多小说，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社会进步的关心和对广大贫苦百姓的同情，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对假、恶、丑的讽刺。他的作品使人感动，发人深思，既给你艺术享受，又给你人生教益。许多作品百读不厌，常读常新。

契诃夫的作品在我国早有家翻译。现在又陆续出现一些新的译本。但他的传世之作仍然值得翻译或重译。本人在大学教授、翻译和研究俄语四十余年；退休后，考虑到自己的优势和弱点，选择了俄罗斯名著的翻译和重译工作。这是必须做好但又难做好的事情，它不仅要求译者有很高的翻译能力；更要求他有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反复琢磨、精益求精的翻译作风。当然，这也是完全可以做好的，因为译者有条件、有时间对译文精雕细刻、反复推敲，因为可以不赶任务，不图报酬，做到劳逸结合，细水长流。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译文质量，也可以不妨碍治病养生。“书生复何求？暮色隐青松；病中握拙笔，添我养生功。”由于译者后来学会用计算机打字，翻译的速度和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对以后的成果更有信心了。十年来，除了住院治病，一直坚持做这项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其中就有这本《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原文选自原苏联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国立《儿童文学》出版社1960年莫斯科版的《契诃夫作品选》。为了帮助青、少年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译者不仅对译文做了必要的注解，还为每一篇作品写了“导读”性质的《译后随笔》。在翻译方法上，本人坚持一贯的做法：以“信”为前提，在“信”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微调”，力求“信、达、雅”三位一体。我希望做到：译文不仅通顺流畅，而且忠实原文的内容和风貌；不仅对读者负责，也对这部传世名著负责。——这是译者起码的本分，也是译者追求的目标，更是译者晚年的乐趣。但译文质量究竟如何？还是诚恳地接受广大读者和俄语同行的检验和评判吧。谢谢！

曾冲明

2004年春节于长春



- 胜利者的凯旋(1883年)[001]
- 小吏之死(1883年)[005]
- 胖子和瘦子(1883年)[009]
- 变色虫(1884年)[012]
- 假面具(1884年)[018]
- 勋章(1884年)[025]
- 手术外科(1884年)[030]
- “马”姓(1885年)[036]
- 警惕过分(1885年)[044]
- 蓄意犯罪者(1885年)[050]
- 士官普里西别耶夫(1885年)[056]
- 娃娃格里沙(1886年)[062]
- 一句玩笑(1886年)[066]
- 悲痛(1886年)[072]
- 万卡(1886年)[081]
- 渴望睡觉(1888年)[089]
- 水性杨花千古恨(1892年)[097]
- 农民(1897年)[127]
- 套中人(1898年)[163]
- 醋栗(1898年)[184]
- 大夫约内奇(1898年)[197]
- 心肝宝贝儿(1899年)[224]
- 未婚妻(1903年)[238]



胜利者的凯旋

—— 一个退休的十四品文官的故事
(十四品为最低品级。译者注)

吃荤周(大斋前的一周,可以吃荤。译者注)的星期五,大家都去阿列克塞·伊万内奇·科祖林(名·父名·姓。译者注)那里吃发面煎饼。您不知道这个人。对于您,他可能微不足道,什么也不是。但对于我们某个没有飞黄腾达的兄弟来说,他伟大、万能、英明。所有成为他的四梁八柱的人都去了。我跟着爸爸也去了。

发面煎饼是那么美味可口,可爱的先生阁下,我无法给您形容。它蓬松松的、酥脆脆的、红嫩嫩的。你拿起来一个,抹上一点儿滚热的奶油,吃下去,鬼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个就会自己钻进你嘴里。酸奶酪、新鲜鱼子、鲑鱼、干奶酪粉,这些成了装饰和陪衬的零件。葡萄酒和伏特加白酒像不断的河水。发面煎饼过后,是喝鲟鱼汤;鲟鱼汤过后,是浇汁的鹌鹑。这些东西搭配得这么好,以至我爸爸秘密地解开腹部的小扣;但为了不让人发现他这种自由主义,他用餐巾盖着。阿列克塞·伊万内奇是我们的首长,有权为所欲为,他索性解开了坎肩和衬衫。午宴过后,由于首长的允许,大家坐在席位上,不欠身就抽起雪茄来。于是谈话开始了。我们听,阿列克塞·伊万内奇大人讲。话题越来越幽默,越来越跟吃荤周有关。首长侃侃而谈,显然是想表现机智的口才。我不知道他是否讲过什么可笑的话,我只记得,爸爸时刻推我的腰说:

“你笑呀!”

我也就不停地张大嘴笑。有一次甚至笑得尖叫了一声,引起了全场的注意。

“就这样,就这样!”爸爸在耳旁小声说,“好小子!他也在看你笑呢!这很好,也许他真会给你个助理文书的职位呢!”

“是啊!”我们的长官科祖林大人,喘着粗气,信口开河地说:



“现在，我们吃着发面煎饼，享用着最最新鲜的鱼子，搂着白嫩的妻子亲吻。我有几个漂亮的女儿，不仅你们这些温顺的哥们儿，甚至公爵和伯爵们，见了都要目不转睛、望洋兴叹。至于住宅嘛，嘿嘿嘿！就是如此这般嘛！不要发牢骚，不要怨天尤人，要耐心地等待那一天！什么都可能，什么变化都可能发生。你现在，比如说，微不足道，等于零，什么也不是，或者是一小撮垃圾，或者是一小把葡萄干；可是谁知道将来有一天你交上好运，人的命运是随旋风旋转的呀！一切都是可能的！”

阿列克塞·伊万内奇（单独称呼某人的名时表示“陌生”，称呼他的名和父名，就显得比较“亲近”。译者注）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然后继续说：

“至于从前嘛，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我的上帝啊！你都不相信自己的记忆！没有靴子，穿着破旧不堪的裤子，担心害怕，战战兢兢。为了一个卢布，常常要干两周的活儿！而且人家还不会正经八百给你这个卢布！人家把卢布票子揉成一团，扔到你脸上：拿去吃吧！任何人都可以压制你，伤害你，打你揍你；任何人都可以使你难堪。比如你去向上级报告，他家门口有条狗。你走到跟前摸一摸它的爪子，对它说：‘对不起，让我过去吧！早安！您好！那狗却对你扑过来：汪！汪！汪！’看门人就用胳膊肘对付你，也就是猛撞你！你只好对他说：‘我没有小钱，伊万·波塔佩奇，对不起您！’但让我受罪最多的，让我吃各种苦头最多的，就是这条烟熏黑的白鲑鱼，这条吃人流泪的鳄鱼！就是这个老实听话的伪君子，这个库里岑！”

于是，阿列克塞·伊万内奇用手指着我爸爸身边坐着的驼背小老头儿。小老头儿眨巴着疲倦的眼睛，讨厌地抽着雪茄。平时他从不抽烟，但如果首长提供他雪茄，他认为拒绝是礼貌的。他看到指向自己的那个手指，他感到无地自容，坐不住椅子了。

“多亏这个伪君子的恩惠，我受了许多罪！”科祖林继续说，“因为他是我第一个上司。我被带去见他，当时我老实听话，土里土气，微不足道，我被安排在他的桌子旁。他就开始吃我。他的每句话，就是一把尖刀；他的每一个眼色，就是一颗射向胸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膛的子弹。现在他看样子像条蛆，寒酸得可怜！从前他可威风啦！他是翻江倒海的蛟龙！他折磨我好久！我向他写报告，跑去给他买包子，替他削铅笔，领他丈母娘去剧院。我做了各种各样讨他欢喜的事。学会了闻鼻烟！是呀！一切都是为了他！我想不应该，却不得不经常带着鼻烟盒，以防他不时之需。库里岑，老头儿你记得吗？有一次，我那故去的母亲来他那里，老太太求他给儿子，也就是给我放两天假，好去我姑妈那里办理遗产的事。他冲到我妈面前，鼓起眼睛，大喊大叫，说：‘你儿子是懒汉，你儿子是寄生虫，糊涂女人，干吗看着我！他会被送上法庭的！’老太太到家就躺下了，吓病了，那时候差点儿没有死。”

阿列克塞·伊万诺内奇用手绢擦拭了眼睛，将一杯葡萄酒一饮而尽。

“他打算我跟他的女儿结婚，幸好我当时得了热病，在医院里躺了半年。从前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样生活的！而现在，嘿嘿！现在我在他上头，他现在送我的丈母娘去剧院，他给我递鼻烟盒，他自己抽雪茄。嘿嘿！我要给他点儿厉害看，给他撒点儿胡椒面！喂，库里岑！”

“大人有何吩咐？”库里岑问，他站起来，一面挺着身子。

“你表演悲剧！”

“遵命！”库里岑挺直了身子，皱起了眉头，举起一只手，做了个鬼脸，接着用嘶哑颤抖的声音唱道：

“死吧，不忠实的女人！恨不得喝你的血！”（看来悲剧习惯这样开头。小说《约内奇》里，小佣人巴瓦表演悲剧时也开头说：“死吧，不幸的女人！”译者注）我们都捧腹大笑，前俯后仰。

“库里岑！你把这块面包就着胡椒面吃掉！”

本来就吃饱喝足的库里岑，拿起一大块黑面包，撒上胡椒面，在巨大的哄笑声中嚼起来。

“什么变化都可能呀，”科祖林继续说，“库里岑，你坐下！我们起身时，你再唱些什么吧。那时是你，现在是我。是的，老太太就是这样故去的呀！是的！”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科祖林站起来，身子摇晃了一下。

“那时我哑口无言，因为我是平民百姓，人微言轻。那些害人精！那些野蛮人！现在我要报复。嘿嘿！现在是你了！是你！是跟你说话，你这个没胡子的家伙！”

科祖林用一个手指对着我爸爸的方向点了一下。

我爸爸微笑了，愉快地红着脸，围着桌子小跑起来。我跟在他后面。

“喔喔喔！”我们俩学起公鸡叫来，跑得更快了。

我边跑边想：

“我一定能当上助理文书了！”

1883年

《译后随记》

小说译文约三千五百字。诚如标题所表明的那样，小说写一个“胜利者的凯旋”：一个平民百姓爬上最低品级的十四品官后，“小人得志便猖狂”；这个“胜利者”在自己的“庆功”宴会上对他从前的上级、今天的下级当众挖苦、进行报复。人物的心态和表现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而“庆功宴”的场面和气氛，更是情景交融，妙趣横生。

该标题也可以译成“胜利者的庆功宴”，俄语这个多义词本来就可以表示“隆重集会”、“喜庆日子”之类意义。像契诃夫其他许多短篇一样，该短篇仅仅通过一个情节或一个场面（这里是“宴会”）集中、深刻、生动地表达了小说的主题。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小吏之死

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同样是一位很好的庶务官——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夫（这是庶务官的全名。三者的顺序通常是：“名·父名·姓”。成人间用“名·父名”表示尊敬。正式介绍时，比如写某人的传记，才用其全名。译者注），坐在剧院正厅第二排，举着望远镜，观看小歌剧《哥纳维勒的钟》。（法国作曲家普兰科特的作品。他生于1847年，享年56岁。译者注）观看时他感到怡然自得。可是突然，小说里常常遇到这个“可是突然”。作者们是对的，因为生活里充满多少突然事件啊！于是突然间，他脸上起了皱纹，眼皮耷拉下来，呼吸停住了。他从眼镜上拿开望远镜，弯下身，于是阿嚏一声！（契诃夫常用标点“……”表示短暂的停顿，它并非删节号。译者注）你看，他打了个喷嚏。无论什么人，也无无论什么地方，打喷嚏是不挨骂的。乡村农夫，警察局长，有时甚至三品官，（俄国沙皇设十四级官位。前五级，即一品到五品，为高官。译者注）都打喷嚏。人人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儿也不感到羞愧，用手绢擦干净脸，还像讲礼貌的人那样，看了看自己的周围：他的喷嚏打扰了谁没有？但现在他不能不感到羞愧了。他看见，坐在他前面、即第一排转椅里的老头儿，正在费劲地用手套擦自己的秃脑袋和脖子，嘴里不住地嘟囔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出这老头儿是在交通部任职的文职将军布利兹亚罗夫。

“我喷嚏到他了！”切尔维亚科夫心想。“他不是我的上级，是别处的首长，但我还是觉得不安。应当去道歉。”

切尔维亚科夫咳嗽了一声，身子往前倾，凑着将军的耳朵轻声地说：

“请原谅，大人，我把吐沫星喷到您了。我是无意的。”

“没什么，没什么。”

“看在上帝的面，请原谅。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哎呀！请回你座位！让我听歌！”

切尔维亚科夫感到羞愧，傻笑了一下，又开始看着舞台。他虽然眼睛在看，但再也没有那种怡然自得的感觉了。他开始感到不安和苦恼。幕间休息时，他走近将军，在将军身旁走了一会儿，克服了胆怯，嘟噜地说：

“我喷嚏到大人了，请原谅！我并不是有意这样。”

“哎呀，够了！我已经忘了，你却说它没完没了。”将军说，然后不耐烦地把下嘴唇抿上了。

“他忘了，可他眼睛里流露出恶意，”切尔维亚科夫心想，怀疑地瞧了瞧将军。“他连话都不想说。真应当对他解释一番，说我完全是无意的，说这是自然规律；要不他会认为我是有意吐了他一口。现在他还不这样想，他以后也会这样想的。”

切尔维亚科夫回到家，把他的不文明行为告诉了妻子。他发现，妻子对待这件事似乎太轻率。妻子只是吓了一跳，可后来，当她知道布利兹亚罗夫是“别处的长官”，也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要去道歉，”她说。“他将认为，你在大众广庭之中不会约束自己！”

“真是这样啊！我已经几次道歉了，可是不知怎么他有点儿奇怪。连一句在理的话都没说。不过当时也没有工夫交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的官服，理了发，于是上将军那里解释去了。他走进将军接待室，看见那里有许多上访者。他们中间就有将军，他正开始听取他们的请求。将军询问了几个上访者之后，抬头看切尔维亚科夫。（表明将军坐着而庶务官站着。译者注）

“昨天，大人，如果您记起来了，在《乐园》剧院，”庶务官开始报告，“我打了个喷嚏，无意地喷到了大人。请求宽……”（“恕”字还未说，话就被打断了。可见这里用的是删节号。译者注）

“简直是无聊！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将军询问下一个上访者。

“他连话都不愿说！”切尔维亚科夫心想，他脸色发白。“就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是说,他生气了。不,这事不能这样罢休。我要对他解释。”

将军跟最后一个上访者谈完话,起身往里边的公寓走去。切尔维亚科夫在他身后大大地迈了一步,又嘟囔起来:

“大人!如果我现在敢(俄语动词“敢”是现在式。译者注)打扰您,我可以说这正是出于忏悔的心情!那不是故意的,您自己也知道!”

将军做出了要哭的脸相,挥了一下手。

“你简直在开玩笑,可爱的先生!”他说着,消失在门后。

“这是什么玩笑?”切尔维亚科夫心想。“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玩笑!他是将军,可竟不讲道理!既然如此,我也不想再给这位徒有虚名的人物道歉了!让他见鬼去吧!我要给他写封信,来,我是不想来了!真的,我不想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在回家的路上,一直这样想。给将军的信他没有写。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好这封信。他只好第二天亲口去解释了。

“我昨天来打搅大人,”当将军抬头用询问的眼光看他时,他又嘟囔开了:“并非像您说的那样是为了开玩笑。我几次道歉,为的是我喷嚏到了您一点儿。至于开玩笑,我都没有想过。我敢开玩笑吗?如果我们(原文的确是“我们”。译者注)这些人将来真的开玩笑,那就是说,大人物们就不会得到丝毫尊敬了。”

“滚!”将军突然大叫了一声,他脸色发青,浑身颤抖。

“什么,大人?”切尔维亚科夫低声地问,因为他吓得麻木了。

“滚!”将军顿起了脚,又重复了一遍。

切尔维亚科夫的肚子里似乎有个什么脱掉了。(这句需要解释。译者理解为:也许他患有“疝”病。译者查《外科学》:此病可不伴有明显的疼痛。但此病发作后,如不及时抢救,可致死亡。译者注)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他倒退到了门



口,走到了街上,拖着两只脚,机械地走到家里。他没脱官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死了。

1883年

《译后随笔》

这是一篇讽刺小品,译文两千多字,通过庶务官因为“无意地喷嚏到将军头上”而“多次请求大人宽恕”这一细节,对他的奴才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该讽刺小品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其一,情节集中而单一,“因喷嚏而道歉”是小品的唯一细节。其二,像许多讽刺作品那样,夸张和虚构是不可或缺的两种手法。但该小品夸张而不过分,虚构却合乎情理。“小吏之死”,看来主要还是由于疾病,小说里对此也有暗示。将军对他的冷遇和呵斥,只是发病的诱因罢了。